

程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奏疏三

上神宗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任乎善否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
 然趨道之正然必君志先定則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
 心誠意擇善固執之心也夫君志先定則多誠而易感志意不
 先定則守善而難移惟聖王之治必先定志然後從先王之治為必
 可法不為後世之難也惟聖王之治必先定志然後從先王之治為必
 自知極於明善道極於誠意則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
 代之隆而後世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代之隆而後世之治成矣
 習故古之人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代之隆而後世之治成矣
 非正人所以為之也所謂定志者一代之隆而後世之治成矣

事俾日親便... 從朝夕開陳... 允塞矣今四海... 尊德樂道之風... 訓法先王之治... 天下幸甚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 仁義之偏者... 大路而行無復... 入堯舜之道故... 不同在審其初... 不審也故治天... 其端不能感而... 成是商石以為... 管仲者義所不... 之佐必以堯舜... 者論其人則非... 見幸致小康其... 行仁政而不素... 有所至也夫事... 所先皆不可以... 言察人事之理... 海擇同心一德... 有一德又曰一... 備惟其人誠以... 人之事君子所...

成是商石以為王也故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事而曾哲耻比... 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 之佐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 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 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 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設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 有所至也夫事有六小者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 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忘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 言察人事之理... 海擇同心一德... 有一德又曰一... 備惟其人誠以... 人之事君子所...

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害甚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
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事功不立矣夫深錮之弊為主
民長久之計非夫極其善而後可以為善也夫一而不二其能
勝之乎或謂人言善則不可不聽也夫善則為善大矣臣獨
以為不然所謂言善者類皆法言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
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以成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
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
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審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上哲宗十事

呂公著

臣伏觀皇帝陛下紹復尊極臨朝穆穆有人君之度臣遠從外
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脩德為治之要以正
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
是用整竭愚誠考論聖道舉十事仰贊聰明始於畏天終於
無逸皆復隨事解釋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有
即之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
脩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
年灾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
咎必至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
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為曲說以附會世事
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言方忌懼修省欲側身脩行而左
右之臣乃據經傳或述外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為消變之
術使主意怠於應天而不知心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然則有天而不敢敬使一言一

行皆合天心然後經綏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位為民父母萬方百姓皆為已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為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勝負得失猶未可知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為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修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心正則大小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自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動史冊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居億兆之上禮樂征伐所自出四方萬里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善邪不能欺德足以服天下之心

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說事何以臻此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所當學也人主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其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自就凡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修德立事而已至漢晁錯以為人主不可不學術數其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制群下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惟七國之禍錯受東市之誅蓋由所主者不出於誠信也其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任賢

昔成王初莅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備言求賢用吉士之道蓋為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

國家之治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終始可任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惟求苟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佞辭邪說能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日少而亂日多者蓋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諱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從諫則不害其為聖也及紂為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懷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

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者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薄斂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為盜賊為人上者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幾至刑措是則為治之道莫要於省刑也况刑獄委之臣下故峻推鞠則權在獄吏廣偵伺則權在小人肆刑戮則權在疆臣通請謁則權在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挫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鍛鍊周繳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

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邊亂原者嗚呼遠哉雖其盛德無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稱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夫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四方百物所奉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享國之日寔久耳目之所寓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懷諛之臣又

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為箸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以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人主無節不廣夫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興百工天下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蠶起而弘為相不忠之甚或謂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法則天下無事矣夫漢文之德不難及也

昔周公作

尚書五刑示治民祗懼

享國七十有九年其後亦有九年厥後
立王生則逸不然而亦罔克壽
或十年或八年亦罔克壽
何以至此又曰
五受之迷亂
罪殺無辜怨有口是
大臣必諫
其過而終至滅亡故曰
位末璟為相手無逸圖設于帝
之治其後末璟死所獻圖亦弊而撤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
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
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右臣聞孟
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
學術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為法與夫
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是亦舜而已
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十科取士

司馬光

臣聞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
契各守一官中人豈可求其兼之乎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
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
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性遲滯淹或孤
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夫
才莫若使有
乞朝廷設十科取士一曰
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
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

可備將帥科舉武官人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五曰經術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博學可備書局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欲益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請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其時須材按籍視其所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試有效者隨科授職仍著所舉姓名若任官無次坐以遷舉則人人重慎所舉得才矣

論農事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勞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早見於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不收秋苗雖茂唯憂勞瘁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鯁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

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雖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蚕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家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蚕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木大給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種稼以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論士風

游酢

伏惟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耻士大夫至於無耻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以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後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冗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訂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耻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哂夫然故士之有志於清議者寧

饑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
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
惟陛下留意

孝宗朝廷和奏劄一

朱熹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
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
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本根也故聖人之
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
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
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之
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
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

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
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
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
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
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
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
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
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竊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殺
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况於其繫
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及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
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
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
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

彛幾何不至於泯滅而彛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
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
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
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
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贖之例又詔
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
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
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教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
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
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已酉上封事

按講學至修政事凡十條大全集內缺修政事一條
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

禍洋

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
皇親傳大寶龍飛堯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
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
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萬一蓋臣
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
然皆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至其懲
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
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
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
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靡常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
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
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

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末悉舉則襲孽之前將有作於秒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佞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大馬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

而則直源濁而流汚其理之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

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
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
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
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
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
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
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
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
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虛杜其請託
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
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
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
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
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
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
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
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
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
之防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
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

權有以家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域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者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偏夾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弊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亂齊政而其害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廝其役橫加官賞官府保爲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况今又有蚤獲茲心預自滿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不顧其冲累於聖德而毀於嫉能禦上蔽下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相壽曰我

昔爲王爲一而天子爲四海作主
不可偏與一府者復令爾重位必使爲善者皆不用
必正爲此之天子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
公我太祖之等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爲後聖法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者以神致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
未有不爲善而以請福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
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
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
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
其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
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
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
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
乘間投隙以逞其惑欺誑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爲禍又
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半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
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
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
之原乎先王之政既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
誅而不以聽其言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
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
亦不甚難察惟其言之留音焉則天一其
其六所謂擇師者師者實謂保傳傳其言有

其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
教得而左右三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
至言萬世不易之論也云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
仁義禮為本而其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
器用之細纖悉由之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
撤其膳而又必有諫諍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
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詩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
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
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
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
邪人則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出
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
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
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
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
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
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
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
嚴講讀備禮而無歲時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
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奉之流而已夫以
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
民之生前有祖宗垂訓之難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
輔養之具踈略如此豈不殆厥孫謀以
之衢路之側盜賊之
豈不仕貽厥孫謀以
其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
以正君為職二者各
之政必出於一而無
不求其正而取其
當正君者不以欲可
經世宰物為心而以
者交失其職是以體
以竊弄威權賣官鬻
之禍伏以真真之中
不察其所以然者而
者爭選之以其能正
吾所以任之不得不
否之志而行其經世
之士使為臺諫給舍
在於賢士大夫而不
廟而不出於私門如
刑政不清民力不裕
相語曰和臣不忠且
相然猶必使天下之
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
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曰開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綱而整齊之使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心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化之於下也夫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度功非以

善之可慕而必為者如不善之可惡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不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而已矣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其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而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教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且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民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不遑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心之節代已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項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國者猶益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

費不足遂廢祖宗歲入之數而止供歲項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利者以爲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務獲號呼有使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名色寅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其所以至此者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官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編計若能選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爲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知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奏行社倉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指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欵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欵散更不收息每石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一欵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焉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

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戶主執飲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縣官同共出納收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原米還官却將息米飲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俗風土不同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豫備久遠之計及今年歉歲施行人心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事目謹錄進呈伏望聖慈詳察施行

臣竊惟

陛下祗膺天命奉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聞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

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

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况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可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執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誦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其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而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

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
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
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
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依當。亘古亘今。不可
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
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
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
身。而可以為戒。是其擊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
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
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
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
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
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悠悠。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
容。而冰之樂。是文安能深信自得。常以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
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
退速。正謂此也。誠能堅坐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
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
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
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
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攝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
一不自覺。而馳騖飛颺。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
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
及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
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美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
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為善。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適。以之

應事以之接物將... 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皆學問之要... 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 蓋雖帝王之學始亦無以易... 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 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 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 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 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 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 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 使之勉彊官聳扶曳踐履以污... 宸嚴不勝戰悚惟陛下留神幸

經筵奏議

元張養浩

君德

剛健薦實輝光日新入君之德也堯之德曰文明禹湯曰祗承于帝曰聖敬曰躋皆輝光日新之謂也今夫天所以轉四時括萬物者剛也惟剛故健惟健自萬古不息人君上法乎天則宜剛健厥德使輝光日新而聲色外物舉不能飾矣夫物之感於人也始則甚微及其盛則遂不可去惟剛與明乃克勝之蓋明則能自知剛則能自勝剛與明之所為也怒於情發回心於焉好改行於已然於其心道之善者不能况人君與天躋雖殊而其心則一隱顯之間影... 應之以和... 念不善雖未... 王遇史警省... 仁卒... 顧立志何如耳

天之道即君道也。天道無私，人君亦無私。堯湯有天下而
 已不預焉。公也。桀紂幽厲，天下而民不預焉。私也。公者以天
 下為公，一己之奉不計也。私者以一身之樂一時之適為心，天
 下皆失其所，不恤也。然而堯湯之天下，堯湯之風者，莫
 不感戴如父母。桀紂幽厲之天下，桀紂幽厲之風者，莫不
 時所樂若傾宮瑤臺，皆為大空之塵，而無毫髮蹤影之可
 見。其然然而存者，貪暴也。若禹古如一日，嗚呼堯舜禹湯動相
 規戒，不自暇逸。其始也，若自今觀之，乃大安也。大樂也。桀
 紂幽厲窮奢極欲，人莫敢言。其始也，若自今觀之，乃大危
 也。大辱也。大戚也。嗚呼！聖人立教，每以堯舜禹湯為天下後
 世法，桀紂幽厲為天下後世戒者，其有以夫。

君躬

維簡維靜，為人君之躬。簡非不自事，謂不侵臣務也。靜非無為，謂
 應物而物不能撓也。鑑之空，為之平。物有萬殊，美惡輕重，靡不
 畢見者，得應物之躬也。故聖人之治天下，泊乎無心，與衡鑑等
 爵以待有德，不敢私於所善。刑以待有罪，不敢貸於所親。况人
 君以一心而應萬機之繁，以一身而臨億兆之眾，深居九重而
 欲使天下皆安，百官皆舉其職，非徒富貴之柄，握之堅行之必
 其何以臻此哉！世祖皇帝臨御，餘耳而賞罰之柄，未嘗一
 日或失端。履簡重而天下歸心，昔漢高祖帝天擁戚姬騎周昌
 項，慢罵臣下，故曰心而不任。漢高祖帝天擁戚姬騎周昌
 自矜猶藩，而天下歸心。漢高祖帝天擁戚姬騎周昌
 何曰以敬。

盛飾威儀，非君道也。闕城郭，非君道也。

威也然而為威者不威則威威取言之氣此天子之威也古人喻諫者不諫則威而見從猶慮不測寓一致怒則不怒則威身為國甘受不身為國臣以諫聞者百無一二王者知其然故不王者聽之重賞以勸之人猶畏首畏尾而不至不王者人臣之納諫也必有拂乎人君之心不人臣謂諫矣然順心之言多言逆心之言多怒者亦人主之常情但於其將怒也反而思曰彼所以冒罪而諫者抑為誰歟苟為國為民則是忠於我者而怒之則天下必將懲之而為不忠矣嗚呼為人君而使天下以言為罪則何弊不生何奸不起何亂不作人主誠能如是思之則凡進言者萬不至於加罪矣故前代以不殺諫臣為天子家法告之宗廟傳之子孫須詔天下真後世人主專國無遠之計哉

君治

夫人君致治之要有三一曰宰相得人二曰臺諫得人三曰左右侍從得人蓋得人則朝廷尊而君德日盛於斯三者而左右所倚尤為重昔孟子謂左右前後皆薛居州王孰與為不善左右前後皆非薛居州王孰與為善夫宰相臺諫進見有時左右之臣則朝夕所親炙苟不嚴示必使之恒有所警則雖宰相臺諫之職亦將有所不能行矣夫君子多易踈小人多易親君子惟知納君為善詭隨容悅雖死不為小人惟知諂佞逢迎百無所顧一或不察則以忠者為不忠不忠者為大忠矣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所以致治致亂大槩不出二途善乎楚共王之言曰常侍筦與我處常忠我以正我以義與吾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所益焉不細申僕伯與我處常怨從我

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為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
戚戚也雖然吾終無所益焉其罪不細於是重賞莞蘇而遂申
疾嗚呼人君能以是為心則天下無患守不治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四

海虞後廬子吳訥編集

議

禁民挾弓弩議

漢吾丘壽王

武帝時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言十賊曠
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
下其議壽王上是議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
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
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暴海內抗敵詐並生是以知者陷
愚勇者威怯苟以得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
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
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置名城殺豪傑禁甲兵折鋒刃其後民

以獲鉏鋤相搏擊之法滋滋盜賊不懲至於赭衣塞路群盜
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
下昭明德建太平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
之過也禮曰男子生乘弘蓬天以舉之與示有事也孔子曰吾
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
侯既抗已矢斯張射六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
射以明教矣未聞以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
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
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
其禮大不便

罷邊備議

鄧支既誅時韓弘單于來朝願保塞諸罷邊備以

休天子人民元立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郎中侯應
習邊事以為不一許遂弗罷

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攘之於
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
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
深山谷往來差難通其塞宜如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
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失制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困則卑
順強則驕遲前已罷外城之塞塞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禁民無不聞也單于能必其衆
不犯約哉三也中國之民皆以農桑為業漢吏民貪利
已亦為諸屬國臣民皆以農桑為業漢吏民貪利
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為事則安易分爭

之斬五也往者從軍多不獲其利也邊人奴婢
愁苦聞匈奴中禁欲亡者多也也邊人奴婢
塞以來百有餘年非所以之也或因山巖石木給谷水門稍
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重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
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不復也軍于自以保塞守
禦請求無已小失其重則不可不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
也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罷珠崖議

賈捐之

時珠崖反發兵征之得詔捐之以為不當擊元帝
遣王商詰問復上具請帝從之

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
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
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

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
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
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
越之人父子同川而谷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霧露氣
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亦見焉戰士自死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備備之忍欲舉士東濟之大海之中快
心幽賞之地非所以救飢恤元元也且往者羌軍言之暴
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關而大司農錢盡乃以
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不守而大司農錢盡乃以
無功乎至愚以為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以為願遂棄珠崖事

毀廟議

劉歆

哀帝時以... 是議帝從之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 伐之詩人美而頌之... 震如雷顯允方... 戎來伐殺幽王... 如綫春秋紀... 左衽矣是故棄... 破東胡禽月氏... 粵自稱帝故中... 面救之是天下... 親猶侵暴無已... 備虜其為患久... 為逆者非一人... 武皇帝懲中國... 之屬南滅百粵... 起朔方以奪其... 左臂西伐大宛... 羌裂匈奴之右... 起十餘郡功業... 姓其規模可見... 易服色立天地... 逆事之心至今... 興之功未有高... 也為文太宗... 德音也禮記王... 二天子七日而...

武皇帝懲中國... 之屬南滅百粵... 起朔方以奪其... 左臂西伐大宛... 羌裂匈奴之右... 起十餘郡功業... 姓其規模可見... 易服色立天地... 逆事之心至今... 興之功未有高... 也為文太宗... 德音也禮記王... 二天子七日而...

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
祖之廟而五故德重者居於
不同禮亦異數自上而下
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也
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是
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
者之功德得矣也則言之宗
不可謂無功也禮記典曰夫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
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
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
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
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迭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
異德

宗廟加尊豆議

唐崔鴻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
賢所重禮樂之制由今所崇
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
先嚴獻未有火化而飲血
飲則有玄酒之奠其後三
致馨香以極饗矣故三牲
道至玄可法而不可則之
腥爛熟玄樽而象不食之
禮樂之交者能述述作之義聖
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
祀之興變於太古人所飲食必
有先心之蒸亦有醴醑汗樽杯
酒醴飲其犧牲以
宜之獻五齊九獻之設然以神
主靈可通而不致廢也是以血
腥爛熟玄樽而象不食之

褻雖則備物存節則誠也
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
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
簋搏壘之實宜周人之時
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
著家祭禮觀其於禮皆
時飲食不可闕於禮祭明
禮立訓因制統考國之於
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
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
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
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
助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
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司
漏畧皆詳

名曰編諸甲今因貢并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
必加於蓬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
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銅銅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
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
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蓬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
而措諸清廟有兼備之名也於修矣昔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
其楹春秋書以非禮祭謂曰僉德之祭也忘之大也先君
有恭德而君無諸德則不可不也禮而崇侈於宗廟
也又據漢書藝文志禮樂之於世也貴儉由此觀之
清廟之不尚於禮樂也又據太常奏狀今
酌獻酒爵制度全依古制猶望
稍須廣大臣竊謂禮樂之於世也貴儉其小也小不
及制敬而非禮是有禮之於世也貴儉正無待議而

後華然禮失於教猶猶... 未如今制何所依准
請兼詳公據文而行

禘祫

韓愈

右本月十六日... 國子監四門博士... 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 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 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 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 拾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 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 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 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

於太廟... 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 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 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 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 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遷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 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得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 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 大祭固不可為此矣五曰獻懿二祖... 不可夫禮有所歸情有所歸... 墀去墀為鬼斷而之遠其祭... 為不當取已毀之廟... 正同又雖違禮立廟... 禘祫

義不通此五說者皆不... 相玄王周祖右稷太祖... 之故太祖得正東向... 一時之宜非傳於後... 子為父屈之喜皇帝... 時獻祖宜居東向之... 祖屈求之袖道豈遠... 屈之祭至少所伸之... 手事異殷周禮從而... 之職也陛下以臣議... 以為備或可疑乞召... 復讎議

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為父執仇殺人自投縣請

罪切下律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曰也經之所明者刑官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及其文於律若其... 得引經而議也周... 明殺人而不得其... 傳曰父不受誅復... 下之辭非百姓之... 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 誅者上施於... 讎者書於士殺

之無罪言將復讎
立定制情有司之
為復讎之名雖同
於今者或為官所
將復讎先告於士
便恐不能自言於官
一例宜定其制曰凡
省集議奏聞酌其宜
改葬服議
言於官則無罪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
備君子之心示不自尊
議羣下臣愚以
其事各異或百姓相
如周官所稱可議
如公幸所稱不可行
今者又周官所稱
無罪者若孤稚羸弱
志而伺敵人之
不可以為斷於今也
然則殺之與赦不可
何復以讎者事發具
其事申尚書省尚書
以處之則經律無失
其指矣謹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
不傳亦曰改葬之禮
總舉下緇也此皆謂
子之於父母其他則
比口無服何以識其
必然經次五等之服
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
之制更無輕重之差
以此知惟記其最親
者其他無服則不記
也若主人當服斬衰
其餘親各服其服則

經亦言之不備惟云
總也傳稱舉下緇者
緇猶遠也下謂服之
最輕者也以其遠故
其服輕也近則曰禮
天子諸侯易服而葬
以為交於神明者不
可以純山况其緇者
乎是故改葬之禮其
服惟輕以此而言則
亦明矣衛司徒文子
改葬其叔父問服於
子思子思曰禮父母
以葬總既葬而除之
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非父母無服無服則
弔服而加麻此又其
著者也文子又曰喪
服既除然後乃葬則
其服何服子思曰三
年之喪未葬服不變
除何有焉然則改葬
與未葬者有異矣古
者諸侯五月而葬大
夫三月而葬士逾月
無改葬之過時而不
葬者也過時而不葬
謂之不能葬春秋
謂之若自斃而葬雖
出三年子之服不變
此孝子之所以著
其情於至也所以必
其時之道也雖有其
文未有著其人者必
知其意也少也改葬
者為山崩水涌毀其
墓及葬而禮不備者
必知其意也少也改
葬者為山崩水涌毀
其墓及葬而禮不備
者必知其意也少也

惠公以有冢師太
有易以輕服無加
近代以來事與古
能自還甚者拘以
至數十年近者亦
未葬不變服之例
死既遠而反純凶
重而更重也或曰
易之與戚則易因
奢則儉固愈於奢
類之謂季或曰經
也子思之對文子
葬而三月則除之
如子無弔服而加
駁復讎議

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
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
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勸戒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
以防亂也若曰無為亂也則合其用則異旌
與誅莫得而適焉
僭壞禮甚矣
害者不知所
情以正褒貶
始而求其端
公罪師韞之

刑官不知問之... 父為得禮... 禮而行義... 元慶之父... 於法也法其可... 上也執而誅... 子必有親親... 者蓋其冤... 彼殺之我... 甚哉周禮... 死有反殺... 父不受誅... 害今若取... 愛死義也... 夫達理聞... 刑壞禮其... 宜以前議... 晉文公問... 守原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門守人教鞫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德不為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 雖感其忠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傳其言不之官守之臣乎孤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既而不容... 而不察焉本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釐舊制之業以重其德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賢刀以賦則獲原之善美始政所以觀視諸

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與跡其所以敗然而能諸侯者以土則
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用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執弘石得以殺望之設之者晉文公也焉
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明非失舉之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
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
之罪以附春秋將世子止趙盾之義

南北郊禮

宋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為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圓丘奏之
夫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
以祭地示夫祀必冬至者以其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
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六形以
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
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

地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
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
血祭沈麋醢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
辨其時位效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
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
生蒸民以阜萬物皆百王不易之禮也夫周既遠先王之法不
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司樂之說謂當
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禘禮之矣自此始矣由漢歷唐
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之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
之大和周武帝之蓮德隋四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闕
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至本朝未遑釐正恭
惟陛下恢五帝之迹行三代之禮盛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
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舊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

之禮者宜正其大有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况天地歲
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備事而已誠不足以盡聖誠恭事之
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
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立然後以冬至祀昊天
於圓丘此謂所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
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儀衛皆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
國不廢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
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
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
上辛祠昊天次辛禘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
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
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
之失禮可謂法敝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

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
儀備兩率祠官均南郊之賜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役損
犬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
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南鄉之式以裁其繁費凡惟以至恭之意
對越天祇以迎至和格神報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學校貢舉私議 依祝氏節本

朱熹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
而舉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取之者無異矣所以官之者無異
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古之有官者無異於今之有官者
懼德業之不修而不身爵祿之不至夫所謂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孟子所謂爵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今之為
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道藝而所舉者又皆無用之
空言至於其弊則所謂空言者皆無稽而適以敗壞學

者之心志是以人本曰... 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 為教之得失矣議者不... 為患夫空言非所以教... 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 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 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 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 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 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 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 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 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 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 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 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 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 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 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 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 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 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 為當世之用矣近年以... 其經之本六與夫先儒... 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 經意但取便於行不...

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
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
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
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
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
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載
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諸
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不為四科而分年以附
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一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
為當世之用矣近年以來習俗尚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
其經之本六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行舉中選之文誦誦
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
經意但取便於行不讀也

里出之水由西會東之水復南會也里水之水復至自東南
於是其流漸大曰黃河可危漢書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為九派
曰也孫幹倫譯云九度之水向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
寢渾濁而其流益大及甘肅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
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
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闊即闊提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
納鄰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既
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
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
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道守河自積石
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
醜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
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

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宗王時河徙砂磧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
漸致堙塞至漢文時中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于海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
勢益橫也漢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流
為也氏諸河河且入於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
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也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
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自是而觀則河
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
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
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濶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
淮以流其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岐合隄輸曹鄆地幾千
里蓋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決入舊淮河使其水
流復於故道然後道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

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其力合事成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一則頓損又以此十各分為一則全屬矣治河之要孰論此然而謂開之初洪水汎溢於天下而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初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乎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債事者也濧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濧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五

海虞後學吳詒編集

彈文

劾丞相匡衡等

漢王尊

司隸校尉臣尊言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同上懷邪迷罔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由臺臨饗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貴車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

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一遂言滌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休揚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論丞相薛宣

消勲

司隸校尉臣勲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諄道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重國法度

劾消勲

翟方進

御史大夫臣方進言至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紀綱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御坐為起在與為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勲更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譏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訕節失度邪譎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

彈李義府

唐王義方

臣聞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監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四凶漢高失陳豨光武失之寇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祭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臨萬邦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况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無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符司雜治正義死狀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三以我府既下乃讀彈文有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車馬圖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駁王休策蹇勵駕祗奉皇春而反恣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

公行交遊群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深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尤難則亦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凝華連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恩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彈王安石

宋呂誨

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休否伏觀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畧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一言近証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因開封府爭鶴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安石丁憂其事遂已服滿託疾累詔不起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共事一也安石任小

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因辭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鑿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職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嬰君取名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囚奏對留身進說多乞一批自中而下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公官爭論刑名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妻謀殺夫用微問欲舉減等科罪按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事但聞朋附一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事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十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好主試者定文卷不優遂惟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心後及居政

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
其後背公死黨怙勢招權其事六
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之言
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
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
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
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
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陵轍
唐堯敦睦九族而小人意辟光獻
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遂中書欲
危言以惑聖聽在離間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
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
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雖名
下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
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大奸得
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文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方今天災
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
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
敢苟遭孤危若寄職分難汝當復
機

喻巴蜀表

漢司馬長卿

告巴蜀大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
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
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
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
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

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嗚嗚然日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
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言致夫不順有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
中郎將往賓之發已蜀之士令五口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靡有兵革之事戡鬪之患今聞其心發軍興制警懼子弟憂患
長老郡又擅為轉輿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逃亡自
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工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豈樂死恐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
異生武計深慮遠慮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性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胥夜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
幣發至南夷即自賊殺或逃亡抵誅身死無名蓋為至愚耻及

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
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惠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
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
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
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

陳孔璋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志臣慮難以立備是以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舉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
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篡朝刻期滅威福由已時人
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弟之敗祖宗之辱漢祚遂絕漢祚遂絕
季年產祿專政以兼二軍外統梁趙內制荆楚威福由已時人

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終侯朱虛與兵奮怒時夷而暴尊立太宗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操祖
父中常侍騰與左官徐璜並作妖孽營長放橫傷化虐民父嵩
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華營輸資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
操贅閭遺醜本無懿德操後始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
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操劔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
雄弃瑕取用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
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淮易退傷兵折節數喪師徒幕府輒復
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
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
元元殘賢害善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
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復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以
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
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
鸞駕反旆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
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俱繕備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
遷當御省禁甲侮王室敗亂紀生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
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二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
蒙隱戮日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太
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
五毒備至觴情任威下顧無所不為趙彥忠諫自言義有可納
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遂殺不從報聞梁孝王先帝母
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敬而操詎將更士親臨發掘破
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祖遺教為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立中

郎將摸金校尉所過無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
之態汗國虐民毒死人又無不極其苛酷防五設舉手挂網
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元豫有言嗚呼民帝都有虛嗟之怨歷觀
載籍無道之臣實殘酷烈於操焉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欲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往者北征
公孫瓚拒圍一年操因以書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
會其行人發露瓚亦哀其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及大軍過
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於是操師震懼晨夜
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塘螂之片禦隆車之隧幕府奉
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
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大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
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
蓬覆滄海以沃標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
自出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
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
若迴旆方徂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網維弛絕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揚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
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
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
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
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
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
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
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布告天下咸知聖朝有拘偪
之難如律令

為徐敬業討武曠

唐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英微昔元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赤帶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入掩在二鏡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暈程陷吾君於聚塵加以虺湯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臣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嗚呼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書一

與范宣子論重幣書

鄭子產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
 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
 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賕之患而
 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賕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
 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
 沒也沒之言將焉用賕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
 基無壞無亦是務幸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言君子樂美其道上帝臨之無
 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言武王為天所臨恕思以明德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章辨體', '卷之二十六', and '海虞後學']

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齊王通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無寧而謂子湯我以生也取也言取象有齒以焚其身賄
也焚焚宣子說之輕幣

答燕惠王書

燕樂毅

迂齋云此可見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畧似
漢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
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
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
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
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
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
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心侍察於燕先王過舉則之賓客

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公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
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
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齊霸國
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
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於趙且又淮北宋地
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
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齊上濟上之軍受命
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
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于齊莒莒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
以來功未有先王者也莒莒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
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

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立功久而不廢故晉於春秋蚤
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齊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
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
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之謹庶等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
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
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非身也賜之鳴夷
而淳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
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謗墮先王之
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
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
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親左右之說不察疏
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留意焉

報任少卿書

漢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故人益州刺史
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迂齋云反覆
曲折首尾相續叙畢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

少卿是下業者原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勉
勸邪惡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
罷驚亦嘗聞朝長者之遺風矣頃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欲益反損是獨憂懼而誰與語誰曰雖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
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
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
適足以見死而自黜耳書辭宜各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
日淺立奉無須臾之間得滿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
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痛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

應以時左右則長逝者魂歸私恨無窮請畧陳罔陋闕然久不
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俯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
者義之表也取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
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惜於欲利悲莫
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迴陳商鞅
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桑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
之人事有關於官豈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
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
待罪釐轍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
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夫又不能補闕招賢進能顯嚴
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
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

合取容無所知長之效可見於此矣獨者僕亦嘗願下大夫之
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納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
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者當
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
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
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冀益何以增又劫絕獨客之知亡室家
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力務一竭營職求親媚於主上而
事乃有大繆不意者大謬也僕與長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
異路未嘗銜命也僕聞長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
士信臨財廉而僕聞長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
狗國家之急且僕聞長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
死不顧一身之計且僕聞長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
軀保妻子之臣而僕聞長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
且李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 橫挑疆胡仰憶
萬之師與... 被死扶傷不給
表之君長... 一國共攻
而圍之轉... 積然李陵
呼勞軍士... 白刃北嚮爭
死敵陵... 壽後數日陵
敗書聞主... 不知所出僕
竊不自料... 款款之愚以為
李陵與... 之名將不能過
也身雖... 於漢事已無可奈何
其所... 而未有所適會
召問... 之意塞睚眦之辭未
能盡... 李陵游說遂下於理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 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
自贖...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深幽... 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
乎李陵... 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
夫悲夫...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
文史... 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
輕也... 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
能與... 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致死耳何也素
所自... 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
之所...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
辱辭... 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
辱其... 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
刑極... 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勵也猛虎在深山

百獸震恐及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
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
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
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美里李斯相也具五刑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
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
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
裁繩墨之外已稍凌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
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

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
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
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
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
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曠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
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
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
敗興壞之理上起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世家

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
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
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戮
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
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
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
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
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
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
不能悉意故畧陳固陋

讓太常博士書

劉子駿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
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而
不行歷國應騁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
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重遭
戰國奔逸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
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
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什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
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
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雅之屬咸以尚書武夫莫
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明師傳讀而已詩於心萌芽天下
衆書往往頗出守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
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士可禮春秋先

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傳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其閱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立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有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難其具乃陳發祕府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人聞則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求之此乃有識者之所歎也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明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議則幽真而莫知其原猶

欲得殘守缺故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昭其情猶依違讓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駿遺本則不然深明固距而不肯試罔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以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樛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然孟然孝宣皇帝猶循以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相相反循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者道之末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

大者不賢者志於小者今此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門好道真遠明詔先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唐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代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造立製造書之意乃仰觀俯察六合之際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挹讓周旋之體於髮眉口鼻得喜怒哀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書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

書法攬筆長嘆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溢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比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寒天已暮圍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

與徐給事論文書

柳冕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

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其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
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
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
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
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
孟荀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爲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爲文
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識古人之意噫古人
之文不可及之矣得是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
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重答張籍書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
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

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
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
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
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
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哓哓若遂成其書
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
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
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
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
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
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
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
乎夫子未乂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乂也自孟子而及乎揚

雄亦未乂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
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
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得行乎今而
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年爲之
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
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
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
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
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
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
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

與吾子別用幾一來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
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
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實
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
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
以聖人之才慈叔父之親其所以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
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
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
化者哉然而周公不之知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

心設使其三輔理承化之功者豈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三則將不暇食與冰矣豈特吐哺提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茲不諱彼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夫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聖感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是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其相平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國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答李翊書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曰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斷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斷

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
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務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如其膏
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未膏之未者其光晬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而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
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
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若予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曷曷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
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
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
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
活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

言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
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
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備於器邪用與舍屬
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
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
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所
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聞於愈者多矣念生之
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答陳生書

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
人乃以詣愈是所謂借聽於董來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
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

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以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雖然厚意不可盡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大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不類於欺欺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性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

上張僕射書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一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人之爵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愛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之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

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
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於舊矣若寬假
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而人盡辰而退申而入
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
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
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
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
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主待之以禮如此
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
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
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

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
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與衛中行書

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
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
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
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
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
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
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
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
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

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答劉正夫書

辱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共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存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諉之所歸也右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

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取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

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與孟尚書書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其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

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揚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何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如除挾書之律稍求止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

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玉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寤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亾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九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贊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前獲書言史事云其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諫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高居館下近謂地食於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史官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辭不肯就也愈益顯其宜恐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其職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則又將仍揚臺府其職愈益顯其宜恐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愈益顯其宜恐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其言愈益顯其宜恐耶何以異不爲之而其美愈益顯其宜恐

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 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 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 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下... 佚雖紀言書事猶過且... 亂雖不爲史其族亦亦... 治其直以闢暴虜皆非... 爲史亦直不可以是爲... 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 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 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 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 不敢怠惰者後來繼今... 不墜懷卒有明也

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 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 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 事測茫荒惑無可準明... 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 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 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 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 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 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 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 敬所館與此類又聞子... 敬時憤悶

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
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
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
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
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
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
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
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奄
頓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世火生風戟
喉癢肺幽關不聽心煩喜怒肝暴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
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
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
之竹箭雖旁岐操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夜眺空

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跛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
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
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
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輶輪
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
臙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儻皆貪而忍者皆可以鑿
凶門制閹外山東之椎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
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
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
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腹附子以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
土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當又云其老良也天經註曰始興爲
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

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

答章中立書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言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

答李生書

李習之

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

厚書適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答來書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大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眾出於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燦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賦故當以出拔為意學

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處稱力不能盡其才不成其弊猶可
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
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耻不為者雖誠可耻但慮足
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
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為者也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耻之不
當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寧
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
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
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
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
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七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書二

上范司諫書

宋歐陽永叔

迂齋云此又出於退之諫臣論後亦頗祖其遺意
而無一語一言與之重疊真可謂之爭衡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
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
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
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莫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
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部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
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為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
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

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子古懷者仕於時不得
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宰相曰不可
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平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
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
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
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曰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
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不失職
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
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
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後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才且賢者不
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
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

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
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
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
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
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
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
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而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
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
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即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
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去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
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年而罷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
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而一遷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
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萬幾而宰相九卿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

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無言乎然今未聞有所
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之納諫之明也夫布衣
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
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
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
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感則幸
甚幸甚

與石推官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
其夫匍匐將往視之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
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
之不論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
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

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
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
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諱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
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
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
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
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國亦薄之
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圖畫無異但其性
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
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
學其點畫曲直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法
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
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千之相近易之則亂

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弟
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誣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
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坐坐乎案
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
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
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
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
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
彫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彫刻文章薄者之所
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
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
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
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彫刻文

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古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答吳充秀才書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
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肅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
此然猶自患悵悵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
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
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
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
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
始不為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心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
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說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二
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
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

之須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濡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庶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焉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

上歐陽內翰書

蘇明允

洵布衣窮居常竊歎以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

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駉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人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喜且相賀以為道既以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

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六人今將
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
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
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
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
遽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
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聞之以言飢寒衰老又痼
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
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
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
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
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
可犯韓子之文如大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

抑遏激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
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以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
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
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
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
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
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
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
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
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泯於
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自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
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于而相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
自託於執事使執事知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

學生二十五年始知書史士學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多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書讀之竟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不足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諸諸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或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六篇執事觀其如何嗜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表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寄歐陽舍人書

曾子固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為人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

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
 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
 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
 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
 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
 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
 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
 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
 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
 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
 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
 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

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一國之抑又思若鞏之
 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
 世之魁閥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
 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勇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
 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
 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
 敢不承教而加詳焉甚不宣

張橫渠

張橫渠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
 可謂知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理輒生取捨可
 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大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
 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
 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

命有義均死生一二人據不書夜法陽道體之不二自其說熾
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
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勇一誠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
氣生則弱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
因謂聖人可不脩節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
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
廢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異言沸耳上無禮以防其
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
氏之門者千五百輩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
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為浩歎
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未盡更冀開論傾俟

答朱長文書

程伊川

相去之遠素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

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
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
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世
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曰聞夫子之道而
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間其問
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
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
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
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
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之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
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
為先五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病之無補無之靡所闕乃無
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

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亦皆吾人所見也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載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言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丁所謂知言是也探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

遽書故言無次序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林秀州書

陳無已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儻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凌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

辱而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焉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為能也謹僂待命惟閣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時章惇為相招之不見迂齋云委曲而不失正嚴厲而不傷和深得不惡而嚴之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

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答李推官書

張文潛

迂齋云曲盡作文之妙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永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

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未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惟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專以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自出

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出於山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也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也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此矣自然耳傳曰吉

可得也自唐以來至宋
使脉理不屬又取
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
文之陋也足下之文華不
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
言質理而不省也

寄周子

張敬夫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定知有精粗
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
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也所謂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
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温夏清昏定
晨省則當行温清定省行之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
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聖人人

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
蓋致知力行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其
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涉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
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
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比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
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想像臆度或一知半
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
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况下此者哉

與邢邦用

呂伯恭

某春來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後同出至賊湖
二陸及子澄皆集甚有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戶讀書
也前書所論甚多近已為子靜言之講貫細繹乃百代為學通
法學者緣此支離之滋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

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以堅彼之自信已尊兄以為如何

與陳同父

人至辱示字欲審秋晚氣清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而沈迷書冊中他無所預想可憐拙但兀食極不遑安耳垂諭備悉雅意再三玩繹辭氣無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為喜驅山塞海未足為勇惟收斂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人回勿勿作此他析厚為道義護愛

謝人求哀辭書

林子中

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備曰吾惡夫涕之無從其於某氏之葬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以不敢為者何足以辱命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八

海虞後學 吳訥 編集

書三

賀陳丞相 俊卿

朱晦庵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斤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嬰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

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
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
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
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
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
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
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
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
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
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
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
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
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

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
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迫於此乎無乃復有
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
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
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
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
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
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
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
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脩慶而冒以為請
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
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熹竊聞頃者凡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為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為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叵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有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諫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各群情追配前修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狂瞽妄發惟明公有以寬之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豪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愬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

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豪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已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文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
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
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
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
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
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
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寔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
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
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
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
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
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

德重望為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
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
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
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
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
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
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
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
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
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為誤矣江右舊多
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
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
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

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發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
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
明公者矣熹以來亦能去情之有聞者亦未嘗不謂明公留意
與呂伯恭二書其果然則熹亦以爲疑矣熹亦書
綱目近亦重脩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異時須求一爲
隱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義例熹
已執其咎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所以須明者一爲過目耳
文海條例甚當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
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真觀
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贅邪害正者文詞
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爲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
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況在今日將以爲從容說
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

熹昨見奇鄉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
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
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
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
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
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
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
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
惟高明裁之

與張敬夫

昨見其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
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
攘夷狄討亂取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

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
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未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
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
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
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
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
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
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
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
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
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
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
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

言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
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
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
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
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
推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殿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
以為說者則不謂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
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
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
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
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來而天地也有所賴以至今前後反

復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而已若喜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其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曰

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非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氏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

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人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嘗然考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

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下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脩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脩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溺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辯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

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點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口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

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念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辯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它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

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
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
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殉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
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
術不惟老兄爲有識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
真之所深憂而其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即
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饒饒無益於道且使卞
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又

又

又

又

又

示喻縷縷備悉雅意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是一理
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爲而後世之所謂
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
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

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
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
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
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
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
所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
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
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
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
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
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
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
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

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今已
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
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
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
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
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
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
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
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
撥取零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
道之言且其為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為乃謂不得已而
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為據若果見得不傳底
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顧乃

以為芭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為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喻又謂
凡所以為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
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
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
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况
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
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抱膝吟亦未足改思兼是前
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於此又疑則前
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
如何

與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
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

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曰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

狀所謂反求之一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白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諒於此別爲序次而刊之恐却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鞏仲至

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

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興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申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習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况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

濯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况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它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

答章秀才論詩

洪武宋景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不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人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三百

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歿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厥後至晉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逸韻殆猶太羹充飴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述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求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構迫江文通過於華擬陰子取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

孝穆更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或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遺教顏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躡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弱於父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尊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荆明雖運辭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

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或以與寄相高取法建安至
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
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
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挾電撐決於天地之根柳斟酌陶謝之
中而措辭幼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
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艷於
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
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寒澁盧仝劉叉自出新意而涉
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
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
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
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
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

山全華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傑就繩尺以樂天為
法歐陽求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
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
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王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相應物石延年之
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習其髣髴者元祐之
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衆作又廢矣
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以煅煉精而情性遠
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
矣陳云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
之所移易馴至隆興軋道之時尤延之之有幾揚廷秀之深刻
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
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宗氣苟荒頽而音節
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律宗學固若隨世而變

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幾相師者又
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
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此
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
為人之臣僕尚烏可謂之詩哉何者詩乃
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
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後
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可為初學
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閱視前古為無物
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
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冲和
可勝歎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誦
且揚言曰曹劉李杜
道也近來學者類多
故其所作往往猖狂
純粹之音可勝歎哉
所聞惟足下裁擇焉

答程伯大論文

宋元會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
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
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
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漸盡則
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
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
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振於道其紀
各有其軀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
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
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
而並駕並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
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若良以其
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
又下蘇公遠甚則何
垂聲乎百世之下哉
其多也豈非才識之
之後卓然成一家之
信乎得之於天者非
辱賜書大抵未能達
而已此甚不可也僕
志表傳記序銘贊則
其發言遺辭又奚以
於百家傳記之說則
尚何能與古人齊驅
鏡刻峭厲幾不可與
立論之駁而不能盡
又下蘇公遠甚則何

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出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
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其弗可以
亂為文而不以法是猶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為文必先射製
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榑榑之任雖不能以大
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屋官司之署庶民之
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亦無異焉則庶民
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
斷車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
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次焉不
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禳禡也耶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
然又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為服則縵繒之不若今堯生乃
欲集群英以為華為卉其亦異於作者之祀矣世有囊人為鏡
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實財賄以為計得

六一曰微者獲之則蕭然盜也今為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
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泯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
排憂之力哉且古之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
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為濤含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縠澄之而為
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
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
豈物物而彫之哉物各付物而天工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
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
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傾輒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
而與間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
媿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大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
得而彫糞土之墻可得而飾矣無益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
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

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觀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
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出於智慮之
私而已故不能免夫壘合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
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
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
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咲視古
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
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吾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
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
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美而烏知其異於彼
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
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
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

與秦裕伯書

吳魯客

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
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詞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
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
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海再拜景容徵君足下曩年行李去時承惠字戒別尋至河口
追餞不及沿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還自後煙塵蔽隔音問難
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太夫人捐館驚怛殊甚奔慰莫由近日乃
知從者在金陵適使者至見招云因足下稱說嗟乎足下乃有
不知僕者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癯逾年起止
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軟脚疾是亦幾癯令鬚髮盡皓無一
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也弟房下嫠婦癡子七人是
果誰仰哉六喪積年未舉每一興念五內摧碎惟足下為僕念

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
 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吏各修職復于舊
 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
 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
 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
 瑞以為兆民末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士咸蒙祉
 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
 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
 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桃花源記

晉陶淵明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

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非
 秦人不死者也使武陵太守得至則化為爭奪
 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忽逢桃花林
 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行
 前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
 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
 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童叟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
 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
 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
 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
 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自辭去此中 人語云下是為外人知道也既得其船便扶向路
處處誌之及 柳下詒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尋向所誌
遂迷不復得 石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
病終後無問 汗者 劉子驥 晉書 卷之四 中 晉書 卷之四

緡云縣城隍神記

城隍神祀典 無之吳越有之風然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
二年秋七月 不雨八月既望緡雲縣令李陽求躬祈於神與神
約曰五日 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谷境告足具官與耆耆羣
更乃自西谷 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云

道州刺史廳壁記

天下太平方 千里之內生植蕃殖刺史能存青休戚之天下兵
興方千里之 內能保黎庶能攘夷難在刺史耳若無文武才略
若不清廉肅 下若不明惠公直刺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我自

至此州見井 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
或有貪猥悒 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
蒙以私欲侵 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彊富殆無存者問之耆
老前後刺史 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庾而已
偏間諸公善 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
史作戒自至 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沐州東西水門記

韓退之

貞元十四年 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
水門成三日 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
校熊羆之士 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聞郭溢郭既卒
事其從事昌 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 自中庄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
宵浮晝湛舟 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

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啣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蕭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

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蒞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煖狃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猷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

與其所好可謂恠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刻石以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噐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二人甲冑手弓矢鐵鉞植者七人甲冑執鐵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噐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蹌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大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筮筥管鑄金飲食服用之噐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基余幸勝而雜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此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平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新修滕王閣記 東漢張氏共三十載車三兩餘其器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州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

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處吉信撫表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脩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桄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

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永州新堂記

柳子厚

將為穹谷巖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常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迤延野綠遠濕天碧咸會於護

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景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谷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淋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甃以為一石楷法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貴者也然其產者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負則買諸他部矣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謔曰昨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參烈以為不信起仇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響吾以乳復告矣夫貴貨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

也吾是以病而給焉... 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 之所儲材虎之所廬由而入者... 糜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 告今令人而乃誠言告故也... 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 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一用命熙熙然以效其... 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 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埤伏灌莽迫遠迴合則於奧宜... 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 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必若秣麓不可病其邃也

今所謂東丘者與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 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 梁桂檜松杉梗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 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温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陞... 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水之佳寺也... 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 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 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 丘之下大和不迂茲丘之顛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 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澌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求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 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

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鏹刀鉄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鏹刀鉄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水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涪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子龍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一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滯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流若頽頽斷絕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爲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

故號其女曰黃皇室王黃與王登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或安焉以為有靈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祐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居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曰與其徒上高山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顛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鈿潭記

鈞鈿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蹙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
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
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橋子樂而知其言則崇
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滾然尤與中秋觀月
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然者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

潭也歟

其臺也其鈞鑿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鑿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在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竒壯者殆不可數其歎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白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而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之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而旬而得異地者二維古好事士或未能至焉

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午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尚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錄而發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登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裾之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可取者其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登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石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檉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輟藹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翁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槌颺歲變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亦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鱗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竒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揚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

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于雨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
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
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
羽之木龍鱗之石均陰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
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
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
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
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山尋之無所
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
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窮之正黑按以
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
土壤而生嘉樹美箭共音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
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
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
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
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
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圯承得以為園
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
檜栢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
化為湖衆山橫環嶮閣澗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
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

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簿水南山石間今徒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雨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

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年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櫛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靈泉在泉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糝糝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文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廬山草堂記

白樂天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備邠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碱階用石纂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瑟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目問其故谷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北石澗夾澗有一松老杉大僅十尺餘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羅

爲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坭坭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求日堂東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絃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鉢峯雪陰晴顯晦昏旦舍吐千變萬狀不可殫述觀樓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岸一簣而起焉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其德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必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迄老若白屋朱門凡所止雖有一日二日

聊覆簣土為墓。墓石為山。環之不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日蹇剝來佐。我廬山以靈務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不為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妹昏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村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菓以落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群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錡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池服器十餘物者訖讎端符即丞君為客謁丞廷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列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畧具天下耳舌

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承慘然曰諾即其家偃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未為王十有三方者七挫雨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王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煥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閔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狻虎驅橐駝者靴袴一往來為鈎屬鏤劔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韜刻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觶一小觶一竿囊二椰盃一蓋嘗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絳五采為花若烏

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林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念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姪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日記衛公故物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九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九

海虞後學曰不誠編集

待漏院記

宋王元之

稍俳然詞嚴氣正亦自得體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關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歲歲鑿聲金門未闢王

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
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
疇多無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
氣不和灾告葶苴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
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
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
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
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
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灾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
弄法吾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怛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
重寤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
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
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

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蘇寺小吏王

竹樓記

東萊云嘗聞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
或以爲不然蓋荆公論文先體製而後工拙以此
觀之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
也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
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蕪莽荒穢因
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閨遼窻不
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
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
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

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并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歲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問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意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庭莎記

晏同叔

介清思堂中燕亭之間隙地其從七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瘁者芟薙之役勞於夏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既憮草之蕃庶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

地或在崇墀車馬不至於藪不設柔木嘉卉難於豐茂非是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修徑布武之外悉為莎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五百乃備援之以丹楛澆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舍此無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斃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尋為馬廐東漢學舍間充園蔬彼江濟所先而汗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末年是刊辭琬琰庶進賢君子知所留意倘與我同好庶幾不翦也

岳陽樓記

范希文

遊齋云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固不可及然最妙處在臨了一轉語乃知此老曾襟宇量直與

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

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疊山云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闢世教非徒作也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心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爲其後者

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其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輿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
山石嶺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沐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河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縻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性命呻吟神明以

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為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欵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名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冥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又因以置于壁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

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澗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踈
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
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
揮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
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
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
削消磨百年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
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
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
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
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

醉翁亭記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
泉鑿石闢地以為亭
用武之地也昔太祖
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山川按其圖記升高
老皆無在者蓋天下
起而爭所在為敵國
一嚮之憑恃險阻刻
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之所不至民生不見
知上之功德休養生
而事簡及愛其俗之
仰而望山俯而聽泉
時之景無不可愛又
因為本其山川道其
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以名其亭焉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
山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
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
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
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
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
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

蔚然而深秀者琅琊
于兩峯之間者讓泉
亭也作亭者誰山之
與客來飲于此飲少
之意不在酒在乎山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
也野芳發而幽香佳
間之四時也朝而往

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
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僮僕提携往來而絕者涂人遊也臨
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醲泉爲酒泉香而酒列山肴野蔌雜然而
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奔者勝觥籌交
錯起坐而譚議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入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
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
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
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
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
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

掩後來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
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
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鄉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時出於庸
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才大纛不足爲公
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
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上亦以比望於公
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
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刻詩於石以責相人其言以
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
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

勞王家而夷險一。至於臨文。大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壯矣。其豐功勳烈所以銘燹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元正。禮運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胡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首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登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散其中以為清燕之堂

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棟水光日影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弦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鼙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木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

路之人無辛若慈想之聲然後其聲聞又由四方之賢士大
夫共樂于此是書可嘉也乃為之書

士無日而先秦書器託入世或謂之曰書器也

先秦古器十有... 制作精巧有款識皆料斗書為古學者莫
能盡通以他書參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

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 事萬不存一詩書
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允之戈和之弓

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
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眾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

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拜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
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謀次其世謚迺為能

盡之...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迂齋云首尾三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
守筆力高簡可以想見其人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

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
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措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

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
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真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

其名於版先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
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為

園其中為堂聚書至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屋一區引水
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

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墻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為消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轅轅至於大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文群賢親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任採藥決渠灌花操斧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相羊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代此也因而命之曰獨樂

信州興造記

王介甫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恬柔隱訕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隸戒不共有營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救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

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區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亦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廼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警然自德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

善災其宜塞乎無其平

桂林新城記

懷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難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以之經畧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兵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天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體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

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頽陷
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為存也及至喟
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情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
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
能以久存而不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
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
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傳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
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
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
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脩扞其民
其勤於舍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
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木假山記

蘇明允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
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
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流沉沒於湍沙之間不知
其幾百年而激射鬻良之餘或鬻鬻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
彊之以為山然後可說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
何不為好事者之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
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
有數存乎其間且其槩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
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腐不腐而為人之所材以及於
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于此
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
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感焉

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山峯莊栗刻制凍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之意予其何故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蘇氏族譜序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一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久未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聚者不過百人而歲時稍社不肅相與盡其懽忻愛洽稍遠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責也歲正月相與拜奠于墓下旣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

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笑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其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木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謹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濫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社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曰爲之其與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官府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之八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也髮鬚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

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讀之則面熱肉熱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其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庶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則然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構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楹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案稅圩墁陶甃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庠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

不可得而亂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或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次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焉諸儒謂伯王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弦誦聲倡

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踈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其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爲廼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甍黝聖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廢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者

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微利

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

擬峴臺記

曾子固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闕廓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第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

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柅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繆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沂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

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壞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簾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徃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壙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童子嬉戲上未始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與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絲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嶺崖莽林羆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筭碎細之闕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蜀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

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抽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簞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爲之有不懈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較長而有力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筆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游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叢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以觀耳新乎其所以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固游之賓客而未始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

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合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娶者九十口歲入稷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娶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脩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

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歛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賢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踈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仁止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爲卿大夫爲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之人瓢囊爲溝中瘠者豈少哉况於他人乎

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畧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子瞻門而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竭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

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剝其華寶而咀嚙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

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茨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

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遠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鷄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
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
之美者暮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
求於醫醫以爲熱投之以寒藥且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
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瞢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曰是醫之臯藥之過子
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
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
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
飲而效從之暮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
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
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
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

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
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以是避正
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
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
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
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畫城之南
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
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
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
並海南放于九僊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
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
皆古之人希有然世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
雖號為得志而實不得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
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
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
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
老齋可也

夫古之所謂道也者
其於天下也
不可及也
夫古之所謂道也者
其於天下也
不可及也
夫古之所謂道也者
其於天下也
不可及也



